



刘琦

黄連歌

27
50

黄 连 歌

刘 琦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 字数: 43 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 册

书号: 70088·866 定价: 0.32元

目 录

作诗苦（代序）	（1）
黄连歌	（3）
岳云贵	（33）
荷花曲	（71）
后 记	（86）

作 诗 苦

——代 序

佳句久传人喜读，
作诗之苦何其殊？
吟安一字半宵苦，
常感人物泣声哭。
因之与人寡谈吐，
形同痴呆近愚鲁。
月出月落月而复，
毛发早比笔先秃。
作诗苦——
贾岛推敲撞马颅，

王勃搜肠蒙被褥；①
饭颗山上瘦杜甫，②
名垂诗圣称鼻祖；
李白笔下腾飞瀑，
曾因感于磨杵母。③
君不见，
艳阳东海苦水出，
豆腐成于苦汁卤。
香瓜之蒂涩且苦，
瓜熟蒂落甜肺腑。
自古道：
“宝剑锋从磨砺出”，
作诗言志安惧苦？！

【注】

①相传唐初诗人王勃，在动笔写诗之前，总要先蒙被苦思。

②见李白《戏赠杜甫》一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③传说李白幼年在象耳山下遇见一位用铁杵磨针的老嫗，深受其感，从此发奋苦学。

1980年3月号《汾水》

黄 连 歌

——忻县秦城公社部落
大队徐心亮一家人
的悲惨遭遇

—

我的经历苦情多，
听我唱支黄连歌。

老家原住金山铺，
祖祖辈辈当佃户。

石碾子轱辘滚碾盘，
爷爷做地四十年。

风扫落叶一场空，
当佃户落下个鬼吹灯。

掌柜的天天敬财神，
人世上要数他没良心。

干草他没给一斤，
麦秆他没给一根。

绵羊上山遇上了虎，
两间正房也顶了租。

破烂铺盖背在身，
一家老小出了村。

走不尽的小路山梁上绕，
夹沟的石鸡子苦哒哒地叫。

海海漫漫一道道梁，

半腰腰坡上一群羊。

放羊娃吹笛声声泪，
爷爷骂一声旧社会：

“水涨船高低了堤，
肥了狐狸死了鸡。

“穷人的心上添一层愁，
老财的堡子里盖一座楼。

“二不溜溜的山水掏河塆，
是财主掏刮得咱们穷！”

风大雪大山路滑，
伸出双手往上爬。

路上断不了扎圪针，
一步一个血印印。

回头瞭一瞭金山铺，
逃荒的不只俺一户！

二

有钱人成天坐在家，
穷汉无钱到处刮。

十月的沙蓬无根草，
哪里挂住哪里好。

远望部落雾腾腾，
背靠金山象座城。

金山顶上起蓝雾，
这里也有大财主。

狗牙长在狗嘴里，
盐房也是地主的哩。

点豆腐不怕卤水苦，
无奈何爹爹担盐土。

袄无袖子裤无裆，

凉袜子无底鞋无帮。

双脚冻出血珠子，
两手冻得憋裂子。

噙不住葫芦噙把子，
掌柜的故意找岔子。

有一堆盐土没担净，
他指着我爹骂祖宗。

又吹胡子又瞪眼，
又扣工钱又打脸。

牛眼瞪得鸡蛋大，
吓得我爹圪蹴下。

一口凉水喷在地，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冷不丁抄起把放羊铲，
一股子怒火胸中燃。

要不是俺娘把我拉，
劈了那老鬼的脑袋瓜！

三

盐水里泡鱼僵住了，
担盐土担得伤着了。

条条道路走不通，
又给崔家扛营生。

崔贵堂是个大地主，
外号人称笑面虎。

忻州地界不用打听，
城里城外都有名。

大小商号五六座，
大小老婆七八个。

他念过四书和五经，
说出个话来挺受听：

“古人称赞孟尝君，
礼贤下士三千人。

“子曰学而时习之，
想吃糜子有糜子。

“粗茶淡饭尽饱吃，
空肚子干活怪受制。

“做营生只要出力气，
秋后决计亏不了你。”

阳坡上暖和阴坡上凉，
狗群里兴许还有羊？

醋糟子窝窝搅黑豆，
掌柜的肯照顾咱也肯受。

春季里来刮春风
送粪出牛把地耕。

春雨一夜贵如油，

爷爷摇耒爹牵牛。

左手牵牛右手打，
爹打碌碡爷牵马。

爷爷点豆一条线，
爹爹撒粪一大片。

干锄糜子湿锄豆，
爷爷锄前爹锄后。

咽一口辣蒜噎一口葱，
捎带还做些零散工。

炉子不旺爷爷漏，
瓮里没水爹爹担。

受苦人勤快地不懒，
庄禾见天往上蹿。

九月里庄稼上了场，
双马溜轴场上忙。

爹爹扬来爷爷搨，
打下一座珍珠山。

账房的算盘一磕打，
鸡毛蒜皮一抠掐。

扣了籽种扣牛料，
吃账黑账全扣到。

刀刮眉毛剃了个秃，
只分下四斗糠秕谷。

爹在账房门外站，
浑身上下直出汗。

树上的斑鸠咕咕地叫，
爹爹的心里通通地跳：

“二不溜的秕谷推不下个米
连一顿稀粥也喝不起！”

好话说了千千万。

笑面虎始终不露面。

见不上砖头遇上了瓦，
狗腿子动手把爹打。

不吃馒头为“蒸”一口气，
爷爷把谷扔在地：

“我以为狗群里也有羊，
原来老财都是狼！”

“黄酱黑酱辣椒酱，
天下的财主一球样！”

四

我家好比一棵梨，
猴摘果子驴啃皮。

雪打不烂火烧砖，
爷爷上山把柴担。

爹打短工我放羊，
狐狸没走又来了狼。

蛇行草地快如风，
汽路上来了股日本兵。

仁丹胡子墨一点，
“太君”是个刀削脸。

凶闪闪的马刀三尺长，
鬼子火烧了南渠梁。

爷爷担柴走山畔，
遇上鬼子遭了难。

枪声一响两眼花，
只见地旋天要塌。

我抱住爷爷喊千遍，
眼缝里才露出一条线：

“海有边来河有头，

别忘了咱家的血泪仇！”

我抬头远望层层山，
怒火怨气滚滚翻！

我问声天来问声地，
穷人为啥净受气？

小日本鬼子乱杀人，
是谁把豺狼引进门？

五

爷爷好比一桶油，
被驴踢倒顺坡流。

爹爹宁肯塌下债，
买了一口薄棺材。

爷死全家靠我爹，
刮风下雨他不歇。